



夜来

◎田邦利

近来有人写文章谈济阳方言，谈到“夜来”。的确，夜来是济阳的一个方言，在济阳方言中，夜来就是昨天。有这个方言的地方不光济阳，有人就举例，或是就联想到唐朝孟浩然的诗句，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，把诗句中的“夜来”理解成了“昨天”。

窃以为，这个理解是不对的。孟浩然的《春晓》全文是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由诗的全文不难理解，诗中的“夜来”指的是“夜间”，而不是“昨天”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夜来”一词是这样注释的：【夜来】<书>（名）①昨天。②夜间。

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



追寻

◎李庆田

后来，他参加海军，找到了理想的岗位，我也跟他辗转到了这座海滨城市。鲁迅说：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爱，灿烂得像火苗，却必须燃烧着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才能存在。而生活，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。岛城的美，已无需多言。在此城安家，就像客厅里挂了幅绝世的风景画，很撑门面。妈妈说的对，门面，浪漫不是生活的全部。生活还需要厨房需要卧室，需要与这座城市相配的吃穿用度，需要承受更多的艰辛。年轻时，我们谁都不怕艰辛，以为经过努力拼搏，定会追寻到幸福的终点，其实哪有终点？当你不觉到最初设想的生活水准，必然有新的水准在眼前诱惑着你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常常夸大自己追寻的意义，而忽略了其中的利己成分。以我家人为例。祖父年轻时就凭借经营布庄成了岛城商界的传奇人物，可那是在岛城沦陷的时期，对他来说，全民抗战就像个遥远的传说。父亲只身远赴川边，固然令人起敬，大半也是为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。

许多人正在感叹秋的短暂时，冬天早已走在路上了。不得不说，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，甚至治愈一切。它本来很慢很慢，慢到一分钟还得需要数60次，后来它快得令人来不及眨眼。2023年，就在这一刻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天了。

记得小时候很喜欢撕日历，每撕下一张，离着想过的那一天就又近了一步，长大以后，那种撕日历的快感，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，随即而来的是再也回不去的莫名的荒凉感，瞬间击碎你内心的每一个角落。

时间啊，总是那么漫不经心的改变一切，它所给予你的，除了伤感，落寞，孤独，哀愁，或许早就找寻不到应有的任何意义了。

在冬天，如果你喜欢观察，你就会发现风自然是冷的。只是它似乎冷的有温度，它不由自主的打在你的脸颊上，每一次接触都会令你更加清醒。特别是在冬天的清晨，它会在那一刻，突袭你的大脑，头发，手掌，甚至改变你的呼吸。就是在这样的冬天里，风不再温柔，不再软糯，不再细腻……它变得令你想要闪躲却又躲避不及，想要接近却又被拒之于千里之外。总之你看吧，冬天里的风，不再是你的朋友，你似乎并不需要它，而它反而又轻松萦绕在你的

孙春亭激动地流下了热泪，把事情的原委去脉说了一遍，一家人听后都十分高兴，说真是遇到好人了，碰上了活神仙，可这活神仙到底是谁呢？一直坐在椅子上抽烟的老祖父，听后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用猜，不用想，准是闻韶书院的张稷若先生。”快去，快去请张稷若先生到咱家，好好谢谢他。这时，张稷若先生知道孙春亭早已到家，想来看看他，正巧，张稷若先生不请自来，一进院子就乐哈哈地说：“孙英雄，祝贺你呀！”孙春亭看见那位骑四白蹄小毛驴的先生，跑到他的眼前就跪下了，说：“多谢先生搭救，我才有今日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！”连连叩头不止。“快起来，快起来”张稷若先生说：“都是老孙，岂有不救之理？何况你是个英雄大人物，为咱济阳人争了光！”

孙家人高高兴兴地摆上宴席，款待救命恩人。这时，张稷若先生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有说有笑，煞是热闹。

从这以后，曲堤北门就成了人们口中相传的黑风口，黑风口因此远近闻名，相传至今。

二十三、直道

曲堤街道崔赵村以东有条南北方向的大道，足有二公里多，一点弯也没有，当地群众俗称直道，关于这条直道，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的传说。相传清康熙皇帝有位姓王的御奶妈，她的娘家

黄河与徒骇河途经我们这儿时，彼此靠得很近，双方张臂便似可手挽手了。我就住在它们的可挽手之处。我熟悉这两条河，就像熟悉自家兄弟姐妹。望逝水一波连一波，我知道每一波终要归身于海。两年前，我就有抽空去黄河或是徒骇河尽头看看的想法，却一直没能抽出空。前些时儿我跟老妈晚上视频，说忙过中秋节，想陪我们去黄河入海口一游。

直到中秋节后第三个周六，我们的出游计划才得成行。晨七时，我们全家准时出发。出门便有高速路口。我原打算走黄河大堰，儿子说走大堰车程就需要四个多小时，时间不够用。是啊，水无常形，黄河是一路迂折东进的。黄河这一生，决了无数次的口，改了几十次的道，无非是在自选个最适意的行走模式。那就走高速吧。隔着距离，照样是与保持着奔腾姿态的黄河一路同行。彼此不管走直走弯，都是一路朝着海的方向。

车行一个小时，抵达东营垦利。下高速再行一小时，便到了黄河入海口风景区。我们将看到的，就是一百六十多年前，黄河最后一次决口改道入海之处了。此后的中国版图上，便在这里诞生出一块最年轻的，还在继续生长着的陆地。陕北的黄土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扩张着山东领土。河流与人一样，行有方向，便会产生创造的力量。据说，黄河每年能拂沙造陆三万亩。谁若不信世有沧海桑田，来此便得见证。

买了票，我们乘景区观光车在苇荡中东行了四五十里。沿途有鸟岛、天然柳林、鸟类科普园、雁湖、泥滩捉蟹等景点，目的皆是飘扬的粉白芦花和荻花。但我们没有下车，而是直接去看黄河入海的景观。

我们运气很好，这日天气晴和，完全满足船只出海条件。在黄河安澜码头，我们顺利地由二号位登上了游船。游船在水道浮标指引下顺河而行。二十几分钟后，浑黄的河面渐宽，航速愈快。我发现南岸一侧出现了十几条竖着桅杆的帆船，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有游客说那是渔船。又过十几分钟，河面更宽，两岸变得隐约，感觉就像水田里的两条垄脊。不时有返程的游船在舷窗外闪过，河浪便随着扑上窗来，船身也跟着剧烈一颠。里面人都慌乱起来。有游客说不用怕，就颠这么两三次。侧面而过还有气垫船，它们速度更快。我们的游船也开始全速航行。两顾皆是黄茫茫，远望已早不见堤岸了。又过十几分钟，船速忽缓，接着便听有人连连喊叫起来。看看远水已然变蓝，船要入海了！这时有船员过来，大声招呼我们到甲板上去。

里。所以现在，你的手里握有三种选择了。”她那晶莹澄澈的眼睛，在等待着他的选择。他感到她话音里流露着淡绿色的温情。窗外，太阳渐已西沉，把云朵染成绚丽的绯红色。再过半小时，天空的景色必定与现在不同，并且无法预料会是星光满天还是海雾弥漫。时间永远向前，前方又充满了那么多未知之事。失去的，错过的已无法挽回，没实现的愿望，在未来能否如愿以偿？那些影响着你来生走向的决定，在当时却只道是寻常。但前方又是可预知的。再过一个月，温暖的海洋季风会如约而致，在苍茫的大地上开启新的轮回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把每个人都带进了这气势磅礴的运动中。不论我们是得意还是失意，是处于巅峰还是低谷，都不过是这轮回中的位置暂时有所区别。没有人会常年身处于和煦的春光中，也没有人会一直沉沦于严酷的寒冬里。

总部离决策层近，个人升职机会也大；工厂离家近，方便照顾身体渐衰的父母。留在岛城……他笑了。不管在哪里，都注定是条平凡的道路，但不管在哪里，他都永远会拒绝平庸。

前面的路还长着呢，宽也好窄也罢，最终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故事。

他对这点非常确信。（完）

作者单位：旺旺集团

里。所以现在，你的手里握有三种选择了。”她那晶莹澄澈的眼睛，在等待着他的选择。

他感到她话音里流露着淡绿色的温情。窗外，太阳渐已西沉，把云朵染成绚丽的绯红色。再过半小时，天空的景色必定与现在不同，并且无法预料会是星光满天还是海雾弥漫。时间永远向前，前方又充满了那么多未知之事。失去的，错过的已无法挽回，没实现的愿望，在未来能否如愿以偿？那些影响着你来生走向的决定，在当时却只道是寻常。

但前方又是可预知的。再过一个月，温暖的海洋季风会如约而致，在苍茫的大地上开启新的轮回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把每个人都带进了这气势磅礴的运动中。不论我们是得意还是失意，是处于巅峰还是低谷，都不过是这轮回中的位置暂时有所区别。没有人会常年身处于和煦的春光中，也没有人会一直沉沦于严酷的寒冬里。

总部离决策层近，个人升职机会也大；工厂离家近，方便照顾身体渐衰的父母。留在岛城……他笑了。不管在哪里，都注定是条平凡的道路，但不管在哪里，他都永远会拒绝平庸。

前面的路还长着呢，宽也好窄也罢，最终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故事。

他对这点非常确信。（完）

作者单位：旺旺集团

一出船舱，众人先与海风撞个满怀，接着都不由打了个寒噤。小心地上到甲板，大家便抱着找地方往下俯瞰，都急着要看看那河与海亲密接触的场景。我先见的是在静候我们到达的一片深邃蔚蓝。再回头看与我们一块来的黄河，正挟着万里驰骋之势，到此纵身一跃，在蔚蓝大海门前荡起一片灰黄。在黄蓝交汇处，我看到了那条清浊不混的清晰一线，是很显然的“泾渭分明”扩大版。大海虽能包容，只是清浊实难并存。来到海的门口，黄河还要先沉淀去狂心妄心，沉淀去做心黄心……直到与大海身心合一，才能做成汪洋里一分子。沉淀下来的，便固化为坚实陆地。

游船鸣汽笛，压线而行。一会儿左手方是河，右手方是海；一会儿右手方是河，左手方是海。大家选择不同角度观赏着。有游客忽然提出个出乎了众人意料的问题：这地方的水不咸不淡，鱼虾最好吃了，你说它是淡水鱼虾啊还是海水鱼虾啊？其实没人顾得上替他辨析这个问题，各自都在忙着拍照录像，记录着这难得一见奇景。过了这清浊一线，黄河的全部身心意志便融入了大海，大海更敞开了胸襟悉数接纳着。游船继续向深海航行一段距离，然后折返。我们的目光贴着大海的蔚蓝不断向远方伸展，伸延至极远处，直觉水天一色渐连成片，而那海的蔚蓝竟像漫过了天际，又或像远处一整片天都坠落进蔚蓝里了。我原以为头枕高山，脚踏大海的黄河就够壮观的了，与这泱泱沧海一比，却只是一颗小不点。所以两千多年前，涉秋水而来的河伯，欣然自喜之际望见了浩渺海洋，始知自己实在见笑于大方之家，由此还引发一场海神与河伯关于个人认识及作为有限性的讨论（故事详见《庄子·秋水》篇）。

返航一如来景。游客们安静地坐在船舱里，交流着黄河人海奇观可能的成因，或赞成或反对各陈己见。直到船到码头人上岸，还有人慨叹这里的土地竟是这般生长的，几十年或百年后的你再经这一段，可能不需坐船而是徒步了。

时间已过中午。我们一家人都觉意犹未尽，决定再看看其他景点。儿子看着景区指示牌选了两处：雁湖和鸟岛。我们搭上返程的观光车去看。不过很可惜，在雁湖我们没能看

到一只雁。大概季节不对，霜降已过好几日，再半步就迈进冬天了。倒是在鸟岛，行在芦苇深处的栈道上，看到了鸣飞的鸿雁、戏水的灰雁和绿头鸭……鸟岛能看到的鸟儿也并不多，这又是大概时辰不对，现在已近下午两点，应是鸟儿们在水草间休息的时候。但我们站在栈桥之上远望时，却发现了西天遥遥蓝空下，密麻麻的万千鸟影像扇形忽南忽北地飞。

因为河水漫滩，便形成了这里独有的黄河口湿地生态景观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到处生长着荻子、苇子、蒲子，也偶有几株杂树，低头便见清浅水流，再加上时起的啾啾鸟鸣，像极了早先我们那儿的村野地貌。整个景区内没有人造的花木景观，即便有建筑物也是与水草为邻，周遭不增不减，尽可能地保持了天然性状。沉浸时间久了，你会在无意中意识到，人，真的是本属于大自然的。这是在别的景区不能有的体验。就冲这，黄河入海口也值得一游。

看看时候已不早，我们坐观光车回到游客中心，出景区驱车赶往垦利市区，赏美景必要配合着品当地美食的。途中预约了网评最好的一家饭店。这时间点了已没有食客，店主入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先端上来一大杯柠檬水。我们等着上菜。分享着酸甜可口的柠檬水，聊着今天的不虚此行，聊到了不是只有人海的水流才可称之为江河。我便忽然想到了徒骇河。徒骇河是在滨州沾化那儿入海的，与黄河一样都是注入到渤海，便问沾化与垦利的距离。儿媳手快，即时查出结果：四十九公里。那两河在它们入海口处相距要超过百里，这可能是它们阔别的最远距离了。我知道在两河相距最近的滨州惠民地段，那时双方只隔几公里，比在我们那儿离得还要近，俨然是联袂前行的。两条大河各有其源，又各有其生活轨迹，虽若即若离，却又终能入到同一海域，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了。原来他们不仅可以手挽手，还可心连心的。我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，能亲到徒骇河入海口看看。

返程我还是想着走一段黄河大堰的。我想看看这么高的堤坝，是怎样从我们那儿以至更上游被一直筑到大海之滨的。这可是我的父辈们，靠手推肩扛完成的一项堪比长城的伟大工程。黄河，每一次不管决口还是改道，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一场毁灭性打击。面对现代人类集体的力量，桀骜不驯的黄河终于安稳住躯体。堤坝禁锢了河水，河水也收敛了野性，这是人工与自然的必然结合。但看看时间已不允许。我们还是重返高速，远远地逆着黄河水流匆匆返程。而黄河，犹自继续着一路向海。

作者单位：曲堤街道姜集小学

里。所以现在，你的手里握有三种选择了。”她那晶莹澄澈的眼睛，在等待着他的选择。

他感到她话音里流露着淡绿色的温情。窗外，太阳渐已西沉，把云朵染成绚丽的绯红色。再过半小时，天空的景色必定与现在不同，并且无法预料会是星光满天还是海雾弥漫。时间永远向前，前方又充满了那么多未知之事。失去的，错过的已无法挽回，没实现的愿望，在未来能否如愿以偿？那些影响着你来生走向的决定，在当时却只道是寻常。

但前方又是可预知的。再过一个月，温暖的海洋季风会如约而致，在苍茫的大地上开启新的轮回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把每个人都带进了这气势磅礴的运动中。不论我们是得意还是失意，是处于巅峰还是低谷，都不过是这轮回中的位置暂时有所区别。没有人会常年身处于和煦的春光中，也没有人会一直沉沦于严酷的寒冬里。

总部离决策层近，个人升职机会也大；工厂离家近，方便照顾身体渐衰的父母。留在岛城……他笑了。不管在哪里，都注定是条平凡的道路，但不管在哪里，他都永远会拒绝平庸。

前面的路还长着呢，宽也好窄也罢，最终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故事。

他对这点非常确信。（完）

作者单位：旺旺集团

一路向海

◎齐永山

到一只雁。大概季节不对，霜降已过好几日，再半步就迈进冬天了。倒是在鸟岛，行在芦苇深处的栈道上，看到了鸣飞的鸿雁、戏水的灰雁和绿头鸭……鸟岛能看到的鸟儿也并不多，这又是大概时辰不对，现在已近下午两点，应是鸟儿们在水草间休息的时候。但我们站在栈桥之上远望时，却发现了西天遥遥蓝空下，密麻麻的万千鸟影像扇形忽南忽北地飞。

因为河水漫滩，便形成了这里独有的黄河口湿地生态景观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到处生长着荻子、苇子、蒲子，也偶有几株杂树，低头便见清浅水流，再加上时起的啾啾鸟鸣，像极了早先我们那儿的村野地貌。整个景区内没有人造的花木景观，即便有建筑物也是与水草为邻，周遭不增不减，尽可能地保持了天然性状。沉浸时间久了，你会在无意中意识到，人，真的是本属于大自然的。这是在别的景区不能有的体验。就冲这，黄河入海口也值得一游。

看看时候已不早，我们坐观光车回到游客中心，出景区驱车赶往垦利市区，赏美景必要配合着品当地美食的。途中预约了网评最好的一家饭店。这时间点了已没有食客，店主入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先端上来一大杯柠檬水。我们等着上菜。分享着酸甜可口的柠檬水，聊着今天的不虚此行，聊到了不是只有人海的水流才可称之为江河。我便忽然想到了徒骇河。徒骇河是在滨州沾化那儿入海的，与黄河一样都是注入到渤海